

兵鏡

兵鏡卷之二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邑　汪仲弘納銘父　較正

選將

夫將者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君不擇將。以國予敵可不謹諸然擇將之道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詐而疎。不以罪而廢。惟審其才之可用耳。是將以五材爲體。五體爲用所謂五材者智信仁勇嚴

也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所謂五謹者理備果誡約也理者理衆如寡（旌旗有分金鼓有節故一人學戰教成萬人）備者出門如見敵（行則整戰陣伍則言防守）果者見敵不懷生（彼敵為果）誡者雖克如始戰（戰勝而不驕也）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政煩恐滋優也）明君知此十者而猶懼取人之難則必設九驗之言詞以考之爲九術之科例以復之所謂九驗者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恭繁使之以觀其能卒然問焉以觀其智急與之期以觀其信委之貨財以觀其仁告之以

危以觀其節。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雜之以處以觀其色。所謂九術者。一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悉其勞苦。之謂仁將。二曰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而榮。無生而辱。之謂義將。三曰貴而不驕。勝而不逸。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四曰奇變不常。動靜無端。轉禍為福。因危立勝。之謂智將。五曰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之謂信將。六曰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射號。之謂步將。七曰凌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為殿。之謂騎將。八曰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之

猛將。九曰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寬而能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然而使能有長短。局量有大小。因材器使。如鈞石之權。不可以稱錙銖。斗筲之量。不可以代庾斛也。

將有五危六敗十過十五貌情之不相應者。又不可不察。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用兵之災也。所謂六敗者。一曰不量衆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

貪而好利者可遺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有智而
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
不愛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剛毅而
自用者可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所謂十五
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賢而不肖者有温良而為盜
者有貌恭敬而中心欺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至誠
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
决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
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
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

形究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是以擇將之主，澄其心如氷鑑，平其念如權衡，使眞僞不能竄於察，視纖細不能移其矜訐，然後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而不疑。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所恃在將。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天下國家將何所賴。將之大者有四焉，將之小者有四焉，八者皆無，何足以謂之將。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強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興師聚衆，列營結陣，觀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察日覘時，

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爲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天將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之厚薄谿澗之淺深若視之指掌戰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便其往來交戟叶其所用指揮進退皆順其情士卒無僵塞之圍攻守獲儲蓄之利據野得水草之饒人馬無徼游之色陷死地而能生致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順用之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此之謂地

也又若廉於才節於色慎於酒持身以禮奉上以忠與士卒同甘苦獲敵之貨賂而不欲得敵之婦女而不納謀而能容疑而能斷勇不凌下仁不喪法匿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不阿其親有功不掩其讐老者扶之弱者撫之懼者寧之憂者樂之訟者平之濫者詳之賤者貴之強者抑之懦者隱之勇者使之橫者誅之恨者原之失者復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之讒者遠之得城不功得地不專敵凌以變待敵詭以順會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也又若以天為表以地為裏以人為用舉三將而

詳之此之謂神將也行師之時無有地利任其人無有勇怯閲敵而即行心無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繩以法使敵聞之即畏當之即破此之謂強將也師無大小敵無強弱三軍號令若臂指相用往復萬變出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單劍擢鋒先入使敵人矣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將也夫能以威爲表以猛爲裏以強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國之任將也得天將可以當逆天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逆地之敵得人將可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遺者矣成將可附天將上能順天下壯[illegible]

武所宜附也強將可附地將上明地理下果決進退所宜附也猛將可附人將上明人心利害下以勇敢克敵所宜附也良將可附神將通三才保四方所宜附也然皆不可以獨用焉論將者當知之也

辨將 屬選將

國家行師受律生殺之柄大將所專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可不慎於選乎苟欲命將豫以積誠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相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巘者行而膛乎必照後者黑精少白多而有赤焰瞻視不諦者與人

諍而不相目者反脣仰視者方止內多虛驚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者也豐下銳上神氣安舒者重聽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沈厚不可以詐動人也圓睛瑩朗五嶽相朝者燕頷虎頭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臆黑睛深而朗徹瞻視詳諦者為事沉毅而有謀者不可以威利誘人也眉目豐起盼視灼爍而神骨鋒峭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面淺頸大腹細目睛露骨暴睛近上視顧不正者

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不可使之。其二曰。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徑者。心有隱匿也。矜大人善。惟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無所歸者。心躁競也。方言而目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頻回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搆人也。言多以私事爲憂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己善而訐人不善者崛強人也。言欲發而却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專固

而言直氣悖而言順色鄙而言大事不詳而強能理矯而強正此皆姦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深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奮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撫循人也言及陣敵喜動於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濶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氣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淳緩而有德人也言遽而事當性急而

不恭有識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其三曰行有狼顧者行與坐怨如驚恐者非時言語而手足紛拏者方食而不覺棄匕筯者方坐而首偏口目輙斜動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驅者方行而勃氣上騰神色自得者行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觀事覺巳不如而目宅覦者是十者人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蓄異圖人也不可使也行欲如大輅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嶽形神俱定也臥欲如覆舟神氣安詳也此皆志度深沉大節崇德大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步有先

已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僞人也。先急而後慢者。卒暴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爲者。粗疎人也。巧妙而無裨急用者。浮艷人也。舉措魯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竟草而不能析之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措架虛文以善爲惡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佞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有事簡而用簡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

者。此謂神有餘人也。有徵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凶事不懼。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者。事有難安而能安者。此謂智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是以相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照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為人之道矣。凡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謀主　屬選將

夫戰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藏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

鞞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總脉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擾於人欲內不寇於陰陽。思不精慮不熟則饑飽勞逸漫然不知寒暑淸濕濵焉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國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鞞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皆用矣而或棄者亦敗。皆棄矣而或用者亦勝。有

以知其然耶。昔楚漢強弱、不待較而知也。項氏乘百勝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為之謀主、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懷羣策而自屈其力。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取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為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

夫謀之爲總謀一也。從違不同。勝敗異變。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於謀主。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也。後世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闒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傅於壁壘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無主矣。是奚益哉。何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宜。究山川形勢之便。察風角鳥占之說。而謀主則未始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負之樞也。

辨士 屬選將

兵之大槩。我主彼客、守之而已。彼主我客。攻之而已。主客不分、途覯卒遇、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若夫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恃一介之使。憑軾掉舌、喻以禍福、毋易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辨士也。所謂辨士者。必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時物幽冥之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

百家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吊。聞而慄懼。心折骨驚。手足俱發。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憤然。髮上衝冠目眥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遒鋤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流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隱其說泛而不摸其意圜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徙倚周章。狐疑不決。其名曰思機夫是之謂五機。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而利口者不與焉

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皆以辯鳴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問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利口之雄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遂以辯爲縱橫之術諱而恥言之所謂因咽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矣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由此觀之孔孟未嘗廢辯也特時然後發耳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安所事辯乎曰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志則知思慮有口舌

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言語爲辨天下未嘗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辨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横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黄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鎭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辨士之明效也

俠士　唐甄撰

周禮稱友以任得民而史則稱俠以武犯禁世多訾而非之謂其以匹夫權擬卿相韋布睥睨當世鼓舌搖唇恣行胸臆芥視功名敝帚禮義甚至借軀報仇

結黨叛主。豈不至犯上，至無等哉。嗟嗟。是不然。夫俠有三。有行俠，有遊俠，有死俠。名稱雖異，總惟其人有真力量，真見解，獨信其是，不亂於衆，非獨障其瀾，不波於衆逝，撫而御之。則皆有裨於國用。上下數千年，略舉其槩，有以商人而能以牛犒師，令鄭聞之有備者，弦高是也。有以夷門監，而能定計却秦救趙者，侯嬴是也。有以博徒而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者，劇孟是也。有躬耕徐無山而能滅烏桓者，有五十不從辟署，而突入圍城，走泗州之寇者，有以忠義三百復海州，而金人環攻之。數年不下者，有以不知

誰何之卒。五千人救灃潟諸州。徐物色之不得者。此
其英風勁骨。得之性生。公也而不問其私。義也而不
計其利。大德不踰。小則出入。自及可蹈。與鑊若飴。非
常之士。烏可以尋常求之乎。然其人非傭販混跡。則
鄉曲武斷。非失職草澤。則隱淪物外。藉令破格收之。
其穎立見。大抵得肅謹之士易。得奇傑之士難。譬爲
累百。不如一鶚。勿以其不由於科目也而輕之。勿以
其不偶於俗也而擠之。夫然後西方無美人之悲。兔
罝有干城之望。在上前舞之謡。不興泄泄閲閲之忌
不起。故受金之曲逆侯藉安劉之績。食馬之岐下士

致出秦之功。不然、晉不撫李特。而致亡巴蜀。唐不撫朱克融。而再失河朔。四雄以養士安、而秦以逐客亡、得失之明驗彰彰矣。由此觀之、則期安攘者、奇俠何可廢也。

選將條略

一選將須將武學、再振而一新之。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與文學一體優待。聚自古兵書置於學。縱其討論。勿復禁止。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又令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其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

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當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成才者出試之。未成才者尚許在學。

一武舉舊弊。其以弓馬得者。不過遷就倖中。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而已。取之甚多。而待之又甚輕。故其所得皆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郡國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廷策之。有異勇奇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則將相兼得之矣。

一天下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三六九日。講

武經韜略。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鄉塾亦宜倣此。

一武事雖與文藝異。然須得識義理。知機變之人。可以致折衝。故必應對詳明。博通典籍者錄之。卽武試。亦當先以策爲去留。後以弓馬爲高下。

一選將取其軀幹雄偉。音聲洪亮。身長六尺以上。藉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

一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必不肯應

一選將全在破其常格。或山林或行伍。或販屠或世

襲。或官僚。或舉監庠生。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總

在聞其聲。核其實。隨其材而用之耳。

兵鏡卷之二終

兵鏡卷之三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族吳德弘克任父較正

任將

軍者國之衛也。將者軍之命也。苟任將而不假之便宜。是縛孟賁之手而責之鬬也。不恣其出入。是空騏驥之腹而驅之馳也。故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絆監者疑。何以責其成功。且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

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古者天子遣將。躬爲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凡上至於天。下至於地。無不惟其制焉。於籌略則朝更而暮譽。苦於難遏。非狀則夕變而喜怒。苦於難必。非古責成之禮也。餞轂則如山。而錙銖不得自擅。文符則如雨。而進止不得自由。非古專制之體也。責吏則笑短後爲無賴。而僥仰其貌。驕人則持刺號爲有權。而累白其詞。非古隆重之誼也。此猶其優者也。至於事有所建立。而利害不得輒言。則留俟之箸。不敢借也。

有所關啓而上狀不勝往返則伏波之米不必聚也事之行止咸俟報可而湟中之䟽不敢抗也是豈將之幸而國之福耶故莊賈誅然後穰苴之威寵姬戮然後成孫武之功則專權不可不重班超之都護至於四十年郭進之山西亦以十數載則責成不可不專陳平之金不問其出入中山之謗何損於盈篋則腹心不可不侚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廉頗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此制之者之過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

制其事幾。

將難 屬任將

高伯宗

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如將。將之難非畏兵凶而畏戰危也畏兵而憂戰者庸將之難非賢將之所難也賢將之難難於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之過也夫兵殺人之人也戰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殺人之事非猛悍勁鷙之士不能而猛悍勁鷙之士不可以文法繩拘也君之將將與將之將兵同要當勵其無畏之心而作其敢爲之氣雖欲防範而羈縻之亦惟潛制其要機

而默握其微權。不可多爲之法而縻縶之也。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漢高之將莫如韓信。然高之用信也。隆以築壇之拜。授以上將之符。嘗特未聞有監軍之使也。未聞有統制之帥也。夫，豈有文簿之稽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捷。敗不告罪。惟要其後而責其成。故將得以罄技畢力。而開數千里之地。今之任將能若是乎。今之總制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也者。親旗鼓而臨行陣者也。今之將得無難乎。轄之以統帥。約之以憲臣。縱倘有微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尊者長跪而廷謁。次者側足

而旁趨屛息而不敢言曲躬而不敢舒安得如亞夫長揖於天子之前者有之則以爲跋扈不恭矣彼鷹揚之才虓虎之士其何堪於此乎然此特論其禮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將將軍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精者非必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貪縱之徒如古刺客者流見利而許之以身感恩而酬之以命此非厚賞不可賄也將有餘貲以多賄死士故能倡三軍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今則一金出入必有紀查一士糧餉必有稽實大臣行邊憲臣按地則又索其遺利計其羨餘錙銖不漏矜爲

已功。前既有然。後當益甚。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援犀虎之牙角。而剪鷹鷂之爪羽也。何望其惴獸而搏禽乎。不知李牧在邊。市租不入。閉城享士。日賞牛酒。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養士之難耳。兩軍既薄。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以摧強敵。幸而斬首執俘。是亦身命之所博也。將臨陣而見。嘗不踰時而賞之。而孰知將不可專也。使裹糧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師。統師不可專也。覈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走於道路之間。伺候於公府之門。趨伏於庭臺之前。取決於吏胥之口。甚則任愛憎而

存例猶喜怒而增損。而又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精。抑何利此而殺敵乎。此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形勢。必有關白。首虜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陣之左驗。必有姓名。血戰之餘。未遑救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士。趣治文移。甲胄之人。不閑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會勘。甲乙參夾。便以文法繩其主將。未錄其克敵之功。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嗚呼。武夫沫血於戎馬。文吏指摘於簿書。死士轉鬭於疆場。逢掖澗談於庭署。雖有折衝之畧。報國之忠。幾何不摧挫而悔恨乎。此魏尚之辱。周勃之恐。李廣甘頸

首之慘少卿恐降虜之羞而不堪對文法之吏也。嗚呼。虎豹之雄。責之使俛首而就羈絡。隼鶻之悍。約之使戢羽而就樊籠。雖黃帝不能必其將。穰苴不能要其士也。必欲羈絡之。則馬牛而已。必欲樊籠之。則鳧雛而已。將安用乎。此皆制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攸自古承平之世。鮮克蕩定之功。而顛蹶之秋。每著驍雄之畧。豈豪傑多生於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於條例之繁多。顛蹶則不暇爲文法之瑣瑣也。漁陽鼓鼙方震。而二十四郡竟無堅城。完顏敗盟南下。而兵渡黃河。若履平地。當時豈無熊羆李郭之材。張韓

劉岳之將乎。求於法而耻當其任。牽於文而不究其施。及其顛沛流離而後棄之兵而不能其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己巳之變滄徬滂然既而于謙社稷之功。石亨擁隔之畧。亦非其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亦救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哉。或曰法制之立。所以防倒持之患。而爾尾大之憂。此則慮之過矣。傳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當嚴擇任於委用之初。而不當多監制於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通不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讒。朱泚豈能速懷光之兵。孫布之反漢。藩鎮之叛

啓。非其監制之少。而文簿之疎也。必欲過爲之防。亦不過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徵權耳。何至若今世之瑣瑣乎。如使彼欲我叛。又豈瑣瑣者可得而制也。

任將條畧

一古者國有警。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軍功刑賞。

皆決於外。故將得以盡其智能。

一將臨敵制勝。決機應變。或阻撓之。或候奪敗差將吏。適以示瑕於敵耳。兵法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非不受也。受則恐悞國也

一軍中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一切錢穀。不得錙銖校量。昔李牧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又陳平縱金反閒。出入不問。方可成功。

一將疑則勿用。用則勿疑。昔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畢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昔賈復與五校戰。傷瘡甚。光武驚曰。我不令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聞其婦有孕。生女我子娶之。生男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一社稷之臣。有牧民禦衆之才者。即委之根本重地可也。昔高祖留蕭何以守關中。光武屬寇恂以守河內。故調餽糧運。器械。未嘗乏絶。

一干城之將。即宜委以方面之任。不得掣肘。昔齊威王以四臣照千里。豈啻十二乘之珠。而宋殺檀道濟。則曰壞汝萬里長城。可弗察乎。

一上將之才。不必循級而進。得其人。卽如淮陰築壇賜劔。一軍皆驚。未爲不可。

一任將之道不同。有以腹心任者。有以股肱任者。有以爪牙任者。任之爲鷹揚。武王之於太公是也。任之爲魚水。先主之於武侯是也。總在因其才之大小而眞能任之耳。

兵鏡卷之三終

兵鏡卷之四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族吳仕嘉歷台父較正

將職

兵法曰。輔周則國强。輔隙則國弱。蓋言將之才智。不可不周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術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所謂五事者一

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隊伍部曲也制者金鼓旌旗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營陣開闔之徑也主管也用者車須用之物也所謂六術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安重則不輕衆動疾速則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使開謀觀敵欲潛藏深入而錯雜伍參猶錯雜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而行也所謂五權者。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

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所謂九變者。圮地無舍。水毀曰圮無舍無依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利死戰也塗有所不由。險難之地則不由不得已由之則設奇以防掩襲軍有所不擊。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追城有所不攻。謂要害之地深險城隍多積糧食以老我師也地有所不爭。言得之難守失之則無害也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君命所謂四機者。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機。善行間諜。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謂之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謂之力機。此皆良將之所

要聞。而兵家之所先務也。

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以用。此愛之不可獨任明也。兵法曰。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然而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者難用。此威之不可獨任又明也。惟善御衆者。附之以文。齊之以武而後所撝無不從移所指無不從死發號施令。人乃樂聞。興師動衆。人乃步鬪古之良將不以己貴而賤人。不以獨見而違衆。故冬不被裘夏不張蓋。

所以同寒暑。度險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勞佚。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合戰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事叛，將自臧則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鬬，則安可得哉。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貪使過。下之為上也，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寃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illegible]之，敵者賤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illegible]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不遷不能，不傲不欲，能受[illegible]，能聽諍，能納人，能採言。故曰將士

之法務在覽英雄之心蓋謂此矣夫智莫大於棄疑事莫大於無悔進退無疑見敵無謀不待見敵而謀也慮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不當則三軍之聽疑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一惠不周則三軍之情憪如此賞罰豈明而威豈行哉故刑上極賞下通聽誅無詿其名無變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於民則民服令不素行則民不服故令素信者與衆相得也

凡兵之敗道有六皆將之過謂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彊吏弱曰弛吏彊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

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導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此六者將之不可不察也。軍之所患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惑。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三軍既惑且疑。是謂亂軍引勝。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

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者勝之半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已不知彼每戰必敗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人不得已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故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全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將之勝敗之先得也夫上將料敵之極計險阨遠近至於天時審得地形審便車馬審覆衆寡審悉士卒審練器械審利居處審安堠望審察軍用審足進退審宜

動而不迷。舉而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不可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故恭勝怠則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恭謀無曠。恭事無曠。恭吏無曠。恭衆無曠。恭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然後可以爲天下之將而通於神明。

將條 屬將職

人之身所以能自立於天地之間者。忠與義而已。殺身成仁。君子不恤。首陽汨羅之士。皆以一死見稱於千萬世之下。至於忠臣義士。毋以所欠一死爲恨。是

知見危致命乃古人亘亘之節而全身遠害誠趨利避害者之爲耳苟無媿於忠義則死奚足靳也至於將帥則不然操兩國之死生司三軍之性命吾之安危係社稷之存亡吾之憂樂係生靈之休戚別將遠征恐敗於無援漢武所以戒李廣孤軍深入慮有圍困後世所以譏鄧艾至於國之根本竟成一俘者皆基於龐涓之一死趙括不恤乃躬直出搏戰巳日上黨虎牢太原諸郡皆爲秦土徙成武安之名者由其不能自保厥生遂致身殞國辱爲萬世笑今之爲將帥者每有委命不曰死節則曰死敵不曰願効一死

報答國家則曰願以一死。上報君父。吁。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兵家固有貴死賤生之說矣。然言士卒而不言將帥也。奮死則生。倖生則死。兵家固有好死惡生之說矣。然論士卒而不論將帥也。嘗聞士卒用命矣。未聞將帥用命也。嘗聞士卒不愛死矣。未聞將帥之不愛死也。以是觀之。忘命輕死者。士卒之事也。重命恤死者。將帥之事也。兵法曰。必死可殺。謂勇而無謀期必於死鬬者。則可以設奇伏誘而殺之也。自今宜令戒飭將帥。無輕生而深入。無易敵而挑戰。以沉厚不撓爲法。以玩忽輕舉爲戒。庶使將帥士卒之事。不

至倒用。雖然。死一也。有愛者焉。有畏者焉。願與將軍決死戰。此愛死也。寇將率其衆來降。此畏死也。愛死者足以死人。畏死者足以死身。兵勢不敵。墮於重圍。廟筭莫施。陷於重地。當是之時。將束手以就擒耶。將忿命以死戰耶。吁。郭倬不死於將離而死於市朝之戮。皇甫斌不死於下蔡。而死於南郡之囹圄。是皆不死其所當死。終或死其所不當死。抑又可爲將帥偉生者之戒。

將本 屬將職　　李筌

夫人柔順安恕。失於決斷。可與循節。難與權宜。勇悍

強猛失於猜忌。可與涉難。難與持盈。眞良畏愼。失於猶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清介廉潔。失於局執。可與立節。難與通變。韜晦沉靜。失於遲廻。可與深慮。難與應捷。夫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謀。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由是言之。爲將之本。莫過於英且雄矣。

將職條略

一將專主旗鼓耳。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一用兵貴陰謀潛運。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善之善者也。故曰可使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令敵人全師授降納土。斯爲上將。

一進軍不求戰勝之名。退處不避違命之罪。覩其時變見利進而攻之。見害退而守之。兵法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一主將常察士卒饑飽勞逸。曲直善惡。勤怠動靜之情。使之自然和同。兵法曰兵貴其和。和則一心。兵雖百萬。指呼如一。

一兵將新聚。彼此未相諳識。不可與師攻討。謂將不識兵。兵不識將。法令雖嚴。人心未附。主將須親行

詢問材伎勇怯。強弱高下。選揀精。任使當。賞罰明信義立。使士卒知將之智勇。將知士卒之熟練。然後料敵與師。戰無不捷。

一主將貴於和顏悅色。推恩下士。若卒有病。將必親行撫問醫藥。則士卒感恩效死。昔吳起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饑糧。與士卒同甘苦。至卒有病疽者。輒為吮之。故戰必克捷也。

一主將饑不先食。寒不先衣。熱不先扇。倦不先息。雨不先蓋。涉險則步。進必在前。退必在後。罰則自當。賞則歸衆。夜巡。聽堠騎。必先起。兵法曰。軍竈未炊。

將不言饑。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幕未辨。將不言倦。寒不擁裘。熱不操扇。雨不張蓋。涉險泥途。將必下步。

一主將行軍。不以己之喜而賜賞。不以己之怒而行誅。又不可受佞信讒。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兵法曰。賞不記讐。罰不忌親。賞一人則萬人喜。罰一人則三軍懼。罰貴大。賞貴小。穰苴斬莊賈。是罰大也。拔卒為將。是賞小也。又云。誅大為威。賞小為明。罰將為禁。此乃行軍之三要。

一遇非時賜賞。及諸受役。隨時支散。不得過時。及減

落元數改換色額散而不均恐致生怨兵法曰賞不逾時是也。

一士卒有罪情理別無切害或誤犯者捨之情理重者即時處分若移時恐有變。

一行軍在外未經戰陣吏卒有過輕則捨之重則囚禁送於別司處分未可遽刑刑則不唯行軍不利抑且軍心不樂耳。

一飲酒不可醉醉後不可行刑慮有所失。

一發號施令預定於先不得臨時反覆使三軍惑亂進戰無功兵法曰法令一出吏士無違爲謀勿貳

一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一人失謀。萬人受棄。故定謀於未戰之前。明决於臨戰之候。料敵必勝。一出無疑。

一金鐸鼙鼓。所以威耳。其聲不可不清。旌旗旛麾。所以威目。其色不可不明。禁令刑罰。所以威心。其形不可不嚴。此爲齊兵之三要。兵法曰。用兵之要。旌鼓爲主。令明則可使三軍之士。氣勵青雲。雖赴湯蹈火。應時可捷也。

一將須集謀。不拘縉紳士庶。請而詢之。詢之一縣。則

一縣之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積而爲省省積而爲天下則天下之謀集矣然集衆謀必先虛己畧去埶分屈降咨詢邇言不遺寸長必錄懽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求靖冦爲急則庶乎其可也

一採訪到事聞善言不可遽喜聞惡言不可遽怒詳審斟酌斯爲有度有識之將也

一野營止宿賊軍相近須主將每日親行廵察安撫士庶曉諭勸勞使之感動而後人心親附視死如歸

兵鏡卷之五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邑鄭 俊秀民父較正

選兵

夫大將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才力之勇怯藝能之精粗使人各當其任此軍之善政也古法馬步三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近代營陣法或以二萬人爲軍今按古法馬軍每將三百人其

差次則先以善騎者次以蹻捷者末以善用短兵者總六千人步軍每將五百人其差次先以彊力疾足負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遠趨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命中者四千人次但能射遠者四千人次壯碩輕勇能格鬭者一萬人總二萬四千人將校並在內爲馬步戰兵之數也其所由曹司車御火長牧人工匠別計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過與不及此數者約而損益之

選鋒 屬選兵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

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

凡軍衆旣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蹻健

出衆。武藝軼格者。別爲部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

千。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使將統押。爲大將親

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

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

彊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

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距伸鉤。彊梁

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

士。有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

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鬭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別之禮而厚之屬之於大將有急則隨事呼用使各售所能無不盡力致效也

選能 屬選兵

夫總兵之任務搜拔衆才以助觀聽以咨籌畧春秋

戰國之際。雖九九之伎。雞鳴狗盜之士。無不延見。疾養以爲已用。其藏器草萊。晦迹塵下者。蓋不乏矣。故大將每受任。則與副佐講求人才。有異能者。無問勢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役用。其或杖策挾術。自干於軍門。亦詢視其顏色。察驗其從來。可則明試而錄之。况沉謀秘畧。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詞善說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可使佐術。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爲間。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可使導軍。巧思出入。能爍金剡木。爲器械者。可使佐攻。才

力蹻伎能。猿騰鶻擊。踰溝越壘。來往無迹者。可使窺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蓍轉式。達於休咎者。可使佐謀。凡此倫類。非可悉數。但負一能。軍中皆有以用之。不可棄也。由智將之所裁量爾。其待遇資級。則隨才爲差次。

選不拘方 屬選兵

李筌

勇怯者性。強弱者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楚人輕。齊人詐。越人澆薄。燕趙之人銳。涼隴之人厚。地氣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既言秦晉人勁。甲胄之子。在於崤函。杜洪之將。在於巇水。則秦晉何得而

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長勺陵晉於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孔明據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偃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強秦。虜王離。殺趙衍威加四海。諸侯俯伏。莫敢仰視。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詐。田橫五百死士。東奔海島。聞橫死。同日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詐。越人淺薄。越王勾踐以殘亡之國。恤孤寡之衆。九年滅吳。以弱攻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淺薄。燕趙之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浚縛於薊門。公孫瓚死於上谷。則燕趙之

人何得而稱銳而涼朧之人又可知矣殊不知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又曰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死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性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門勇之於怯於人何有哉

財才相同　屬選兵　李筌

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財散天下之財者在乎材相爲盛衰而不容兩立也夫子論何以聚人曰財志食饑者亦以財爲殺天下之具故間人之利誘人之仇怨未償不以此爲首謀至於受千金之恩而甘心

於圖窮之誅者將不止於荊軻一人而已。也何者壯士之顏色不在乎血氣之剛衰而在乎狀頭之有無通神明役鬼神亦係於所積之多寡故古人一則曰輕利好施。二則曰盡將家資散施鄉里朋舊三則曰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是皆輕天下之財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則均之惠宅日可卜其不我鄙而樂為之用雖赴湯蹈火不恤也故壯勇之士則曰募以財而募之也巖穴之士則曰聘以財而聘之也三軍之衆十萬之師棄性命如草芥赴鋒鏑如衽席買間諜以破其腹心之

謀求鄉導以乘其藩墻之隙非有賞賚以維其心非有金帛以壯其氣彼安能樂爲我用哉是謂之財才相用

廣士 屬選兵

高祖以販繒屠狗之徒而得天下因文以雞鳴狗盜之徒而保其軀韓信驅市人而破趙國王霸募市人而敗王郎是皆招軍取士不拘於一門兼收並蓄不徇於一節故隨所寓以用人隨所用以成事使在彼無棄才在我無遺用也近年以來國家招軍立爲定法及等使者方爲招收而身才矮短所欠毫末則雖

勇如關張亦所不招。無殘疾者方爲刺補。而指斷目眇、略有小疵。則雖智如良平。亦所不刺。自侍衛三司至江上諸軍例。皆拘以等仗。拘以年齒。更拘以犯徒刺環。而未嘗破格收刺一人。豈知及等仗者。未必皆可用之士。有殘疾者。未必皆可棄之才。雖年未十六。年逾六十。而武藝過人。雖嘗犯徒、項嘗刺環。而才武無敵。豈可拘於定制。並行棄逐。使居山林。伺生他變。是必廣行招致。隨才任用。故自正兵之外。復收諸色材技。分爲二十八將。各置隊伍。教以本色才技。聚習武藝戰鬬。則普天之下。無非可招之軍。四海之內。

無非可用之卒。三司五駐。與夫沿邊諸屯戍。自無兵少之慮矣。是謂廣土。

納盜 屬選兵

李綱

世之危亂。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爲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爲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內患。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猾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於晉陽。取關中。以

定海內亦多招徠群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讋其氣使遵我之紀律而聽我之驅策則用賊盜有五難巳嘗放肆而欲收其憤戾之心一難也巳嘗虜掠而欲窒其貪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畀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爲患五難也惟善爲馭者恩威得所寬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人取敵資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畀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縱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爲易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

從事於斯術矣。

勸募　屬選兵　　北征錄

今日招軍之資用有三。曰鬻爵。曰獻粟。曰度牒。皆所以謂招軍之費也。然鬻爵之文。布滿墻壁。而爵未盡鬻。獻粟之諭。徧下州縣。而粟未聞有多獻者。蓋買官獻粟。素係雜流。人皆知其不能遠到。雖優之以免詮。比之以奏薦。而民間終不願售者。以紹興之間。皆以此誘天下。至承平則又以流外官待之矣。此所以終不見信於天下也。魏公張浚。嘗得此濟時之策。曉諭民間。招軍一百人與補下班祗應。招軍二百人與補

進武校尉招軍三百人與補承信郎已上各有差等令不兩月軍致數萬此其爲效速若影響其招軍之家自備錢糧部轄起發至樞密院及兩宣司者比類與補文資並依軍功轉行立爲定制書一加詳昭告天下至於度牒則招軍五十人與剃一僧招軍一百人與剃兩僧如此則招軍之費不繁而招軍之門自廣是謂勸募

蓄義 補遺 兵　　蘇軾

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

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也矣

原選兵

戚繼光

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編民忽馘卒然之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

備分揀等率均有所用。其法唯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藐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其人黑大粗壯。手面辛苦。皮肉堅寔。有土作之色。此爲第一。然有一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爲準。何者。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乃盡忘其故態。常先衆而走。此武藝不可

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撑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臨戰而已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他輩爲巳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惟素負有膽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然此不可易得。思其次則必以膽爲主。而武藝力大豐偉者兼之。但膽包於人之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

於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游滑寧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憨氣易於振作先以異常之威壓之使就我彀中而即繼之以重恩結之以至誠則爲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效之方也若愛先玩於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讟而恩不感矣是故成天下之功辦天下之事不過家人父子邑里之細畢竟克濟者威嚴而已但威嚴不能偏行永守寧無阻壞而所以使威嚴之永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

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於孝子若也。設使父必於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後言。况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故必以恩信佐其威嚴。庶威嚴有濟。不然則威反爲怨。嚴反爲敵矣。如載人者舟之功。而所以使之載者則舩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舩乎。

編選條畧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之一日内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也。新集鄉兵。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拔兵之思。一時恨不入選。威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

禍倏生畏懼之念又要四家渠此時旣未受約束又未食錢糧不唯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選日更無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白牌上書一號編營伍在此 某官生管 二號記縣分都圖在此 某官生管 三號記年貌疤記在此 某官生管 四號記尺寸筋力在此 某官生管 五號記居住地名塡年月在此 某官生管 六號登錄文冊在此 某官生管 又在空地別立一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

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爲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邊每牌下務留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編記每

一號牌下官生一書手二名俱分立停當然後坐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兵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一又選一哨官者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内定第一哨哨長當前立訖餘幾名且在坐后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於兵内自舉抽出隊長幾名又於隊長内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在坐後立將第一隊長令在選中兵中帶原入隊兵十二名在公座前面橫一字立先將隊長腰牌紙一張於習藝空内填領隊二字給與方色隊旗

一面。連人先送至填營伍處。其填營伍處。先給定
成營伍。無姓名行伍冊一本。遇送人到。將腰牌紙
内。照營伍填畢。又連人牌。送與填縣分都圖處。照
腰牌紙内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年貌疤記
處照腰牌紙内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尺寸
筋力處。照腰牌紙内空處填畢。又送至的當鄉土
之官。管填所住地名處。照腰牌紙内空處填住處
地名畢。

一每定完。一人。為其開列填於腰牌内習藝空内。遵
人一照先編記隊長之法。挨次挨送各所立填記

牌下。處處塡完。一隊畢。摠令隊長帶赴登錄處。抄錄腰牌紙內所塡格眼在册。即將一隊兵。送於空地立標之所坐聽。

一第二隊。照第一隊法。編給挨塡完畢。又坐如此。一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照隊長挨塡。給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即執於先編過本哨該管幾隊頭坐定。又如此。喚過先已發放在坐後立着的第二箇哨長來。舉出隊長。又照一哨之法。挨隊如前選編。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約束。責令哨長管隊長。隊長管兵。每隊伍相識認照腰牌陰面之式刷來。將

全隊姓名塡於式內。每名給一張。粘在腰牌陰面
一自此爲始。凡行動立止。俱照式內鴛鴦次序前後
左右係是如何。不許時刻錯亂行立。如有一人更
換。俱連坐治罪。換了兵。責隊長。換了隊長。責哨長
約在某日。合營可以選完。發放到日。前來對讀腰
牌。如此選兵。選中卽成行伍。卽有統束。雖生兵烏
合。令日入敎。令日卽可鈐束。卽成軍容。卽不能更
換。而制敵分合。卽在我矣。選中一名。就得一名實
人在行伍中操練。若再至通完。仍照選兵法。分立
牌所。總對讀腰牌一遍。差者換者。便以重法連坐

其一二須要立重信此時重信一立如古人徙木云者以後順手牽羊惟我號令是聽而方可言練也

兵鏡卷之五終